

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簡傲

高皇召見方孝孺試一論五策立就大稱旨卽命賜
緋袍腰帶平巾宴于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
岸然上遣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高皇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于上不跪不爲侶

蘓郡隱士王賓號光菴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
難賓愧其所爲不與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
賓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佯問爲誰少師曰是昔
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
容老僧一見乎賓荅曰吾在割薪忙不暇也

南陽李公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始終不荅門人問
之薛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作書問起居
俱不荅某亦此意

莊梟召至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年耿裕延之茶令
四司送出部門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曹吉祥太監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至內閣召李賢說
話賢曰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
二人掖而至賢曰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
之地某乃謹俟顧問之官太監傳命自合到此豈
可令人來召曹云吾適病足耳

胡純謫居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

嘗造其室純受之不報觀又往謂純曰先生于觀似無情者對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于知己者觀亦嘆息而去

吳寬爲少宰過家訪山人邢暈叩門邢曰吾方治飯與羹未有五尺應公柰何吳坐門外良久候其終食然後進謁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襄毅雍父死求公墓公但立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訝問公曰彼爲父而拜吾爲

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張吏書綵逆瑾黨也李文正楊文忠諸老邀綵郭外
看花躬至張第張不出久之一价傳命曰請先行
當後至也李出顧楊曰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

楊文懿歸田謁官府止書侍生或規之曰今時率用
治生盍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
治之名不可苟欲其稱也迄不改

真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皓然不事

皇明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三
涇餘御史以其老而骯髒將劾之正色問曰賈憲
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御史默然
既退同列問曰何不以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
認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中貴王高者頗簡重休休謝客時尚書尹旻輩共訪
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爲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
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

劉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諛詞巧說不曾習

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

桑悅爲博士某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人
解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講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卽
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
令坐講少休除襪跣而屣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世廟初起大學士楊一清爲兵書提督陝西軍務行
次洛陽謁劉閣老健劉鞬短褐出見曰君昔入
相矣今出將耶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汝

曹嘉爲御史上封事彈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
彈者誰耶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卽出待罪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
陳迎耶當不愧死

嚴介溪邀顧東橋飲揖甫畢卽看堂中畫是月明千
里故人來景乃吳小仙筆東橋卽大聲曰此摹本
也介溪已不樂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東

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叙話此輩喧聒當盡數
遣去介溪父子大爲沮喪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勸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
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竒太竒文憲
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文衡山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
他人猶可余遇蘓亦不答拜東橋答云此所以爲

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出乎

盧山人柎初囚濟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狂
狂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
張丞引副署中閩人列榻雁行山人乃舉械手揖
張曰柎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
侯知已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李攀龍字順德有蜀人胡提學過之李往訪訊楊升
菴起居胡應云升菴錦心綉腸不若陳白沙鳶飛

魚躍也李拂衣去口咄咄不絕

盧枏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枏曰吾且過若飲枏
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枏愧且望之
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枏稱醉不能具賓主
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不肖
俗爲踈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
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

之逝而汗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
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空獨
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
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畧也

陳雨泉鑿致政歸所撰詩文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
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

九山散樵不著姓字倦則偃息樵窩中客造榻與語
輒謝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止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
使側坐谷坪謝曰驛丞則不宜賜坐同年則不宜
側坐代巡竟使上坐

徐存齋李南渠二相訪嚴相子世蕃停堂中良久乃
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臥足乃起又久之曰深
酒不能起以午未間相見可也

嚴介溪語徐存齋曰貴溪再相每閣中會饌不食大
官供家所携酒肴甚豐飮器用皆黃金與其日共

案而食其自食大官供饗單具相對垂二載未嘗以一七見及

夏言後嚴嵩登第十二年成進士時嚴以編修分校初投刺稱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爲尚書稱侍生旣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趙大周在內閣如冢宰楊虞坡都憲王南岷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丘何事栖栖者與當時亦名孔子矣我豈薄待二人

排調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李至剛嘗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于是館中皆稱曰羞死人李至剛

文皇命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爲二十九人時人目爲揆宿

莊樂園初名醫也好恢譴同郡李庸遣家僮持柬詣
樂誤稱其名樂紹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
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回稱姓名罰馱藥磨兩
次庸得書大笑卽令負還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因請約明
且卽還生且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
于司成清卽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卽誦
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卽以書

還生日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焉文卒士人爲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饑溥遣表至京冢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溥答曰南直隸大孰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營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腳跟衆爲之哄然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
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卽以年齒論彼
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與曰少師于我厚
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耳

葉文莊論己巳之變惟吳安太監一人似昧報施以
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令人王陳笑曰聖安受佛戒
遺命沉香龕子姪其骨作浮圖瓦供此豈其報與

中官阿丑每于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媚汪直
結爲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成化末刑政多頗阿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遺狀命

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
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後一
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三與弼至京李賢咨下學上達之旨吳曰且莫說上

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
劉闢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
適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
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日少保公入廁養善周堯
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富民邀賀伊二公飲伊貴人也民譚奉之而不識

伊字呼曰尹大人了不顧賀賀不堪斟一觥呼民
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黃門樊晃瞻儀狀魁頤應對捷給一英廟欲大用之
遣勘事外郡諭之曰回卽陞矣及事竣上已宴
駕同年御史田賓先是坐賊繫獄遇赦爲民偶同
飲景瞻感念前事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變
汝則好矣我將如何景瞻不覺啟齒

劉主靜陞洗馬兵書陳汝言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

幾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

劉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宜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故也

李東陽在京邸款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李西涯善譴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公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晒其易李曰不如對閣下李先生

李西涯作相其子好嬉遊西涯題其書室曰今日
卷明日花街繼晷焚膏秀才秀才明日其子亦題
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變理陽陽相公相公

陳音不事修饌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鬻得金獅排
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之袍肖像李西涯見
之遽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
而可疑使逢其鬚更其衣嗚呼庶幾

一大將乞某翰林詩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

其德之既逾改火更不勝躁具牒呈其將云蒙委
領其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
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噱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哂曰
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幾何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正其知幾
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熟者

奈何只管翰林耶

陳音入朝誤戴冠纓于背及覩曰同列垂纓俯視鏡下
一而駭曰吾何獨無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
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徐延之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
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照隨屋角方乃古人
言也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
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山有方鏡詩且又
名方諸鏡不盡圓子不護書耳主圓者辭窮

中丞何棟偕許中丞輕車藝裘時過宋氏妓館時人
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陸澄徐珊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爲

上所鄙謫高州倅徐遷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
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西涯當國二編修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兩翰林
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策始執
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焉公大笑奏補官勞

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京師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
蔡霞監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
平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
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

巨鑑注直擅權年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揣
意卽問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沛亦以此言問
令令答曰其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衙衙買的
直大笑不復計

京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
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真必令祭
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
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
狐窠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王常作詩爲諸老所賞儲蓮稱之曰絕似温李陸深
戲曰本是王書蓋指王摩詰常蘓州謬之

王忠肅躬偕一大臣行其大臣見一美妹旣去復回

盼之忠肅戲之曰此人甚有方大臣曰何以知之
荅曰不然公之頭何被掣轉去

憲廟末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善譖人
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餽之人問故
曰不語唾可治疥也

成化間言官失職崑山徐生善寫竹遊京師吏科有
知者請寫竹于塵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
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無鳳或又以爲不可乃

以絲鳳易之有從傍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

翰林惟一甲卽除授庶吉士必王生方授職然職清務簡世謂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爲玉堂仙餘爲半路修行仙

卽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卽曰卽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卽曰還須載生鐵

百斤老人曰何用卽曰鑄汝不死耳

翟永齡之母曰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復不悅母曰呼佛千萬聲怒當何如母爲少止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嘗起一堂翟永齡頌之曰蘭玻或問之翟曰東門王皮也

劉廷美有鐘馗圖求劉原博題詩于上元旦懸之中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簪雅置白紙薄并筆硯于

凡賀客三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攜篋一
美錄之以去頃間篋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篋亦鄉
之中書金本清戲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滇中督學某講道學不已講畢問諸生曰今日所言
若何一生對曰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聶貞襄豹與王陽明講學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歿
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云生稱師歿稱友者
賁公綰也生稱友歿稱師者聶公豹也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修戲曰字莫高
于羲之得羲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
成孔子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王陽明平寧賊歸其父尚書海日公喜甚間調其子
曰汝不如我陽明日然兒子不魯作狀元海日日
非也我有汝爲見汝不如我

武宗命內使問諸翰林注張何星諸公愕然楊慎曰
注張柳星也國舉史記漢書二條以復而繼戲曰

子言識辨且博矣不涉私習天文之禁年

開化汪令貪甚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民皆咨歎以
訟爲戒令訝問其故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
化之不好訟耳

翟鑾爲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捷禮闈京師謠
曰 鸞當道雙鳳齊鳴

凌某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
抱他人子爲孫世卽對爲王孫賈

文衡山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翁學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爾平日好謹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相尚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特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于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王世貞謁相高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

也王曰參居相位怎說傷風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晉階妄自腰玉謁撫臺駭問其故張太宰在坐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奈酒銀典海陸深陸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綉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筭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皇明七言詩卷之七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干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
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翁惟積粟帛清士常鄙之會
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
翁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
眎兄驚嘆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禿翁老饒不惜口業好事人
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漢園涓川之刑書也

陸氏兄僉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僉曰此黑暗地獄也
兄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
觴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有遷楚藩者李千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
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有一道學每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
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

袁宏道令吳千長安貴人一無問餽時其兄宗道官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爲孔方耳

萬曆壬辰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帝

張三辛又自詭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

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王司馬伯玉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如寵割其夫勢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何故司馬應曰

見婦乃下鬼子腐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卷時時宜
濛濛矣

熊神阿過子貢祠販夫茶壹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豐城龍頭山舊名鷄頭萊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
阿曰山不名龍使鷄有角更自雄絕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

聖明世宗詩
被華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太儻忽荒
爾目恨 世宗不數赦吾兒且腰玉美

考石像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
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
不然累君他日論文恪公不得

田大年王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
有兩種議論一曰這人養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
曰這人巧富固而不露說蠢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

日里中俗見重富而不重廉說我巧却耐得

華亭人曾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
人也上海人荅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
我之不賢與爲往而不三黜

江晴淥以大理屬使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
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憚之若大理寺遠
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太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也

佳詩之類耳惡乎管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江陵相公相
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問此後仕途宜着
意維曰老師恐未見痛癢公問故荅曰王叔和醫
訣說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諸城富豪李姓人共趙之陳良相獨不與交李愠曰
我家有孝而子獨不往何耶陳曰待我家有孝而
子亦不至則兩平矣

輕詆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
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
異翰林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
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大司馬王竑薦岳正張寧爲內閣爲李賢所嫉克書
王翱附之寧等皆外補竑卽致政柯潛送之詩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
朝見日柯君
此詩蓋謂我也

仁宗監國問楊士奇曰哥審可復陶否士奇恐啟玩
好奏云此審之變不可陶也後問王璉對曰殿
下欲陶則立成何爲不可士奇不悅璉卒弟汝嘉
乞志墓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翰林而
長厚之德人于汝嘉無間言蓋薄璉而歎也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知公翰林

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大功德者，予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為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御史某驟轉都憲，諸御史請謝文正文為賀，謝曰：辭曰：此人素不為士論所歸，吾未可以諛言也。

莊景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真珠達磨二泉交流之內，居之達山壑田，引流種樹，賦詩為樂。名公過者無一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之。

陳真晟聞吳聘君名欲往見行至江西張元頤叩其
學謂得程朱直得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吳與弼聘至京尹直會于李文達所直先出吳曰尚
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直語其徒黃願中曰公事
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可語私事乎宰
相前乎黃曰欲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自決黃曰
欲得李先生把作得住方可就職直曰把作得住
否亦豈李先生能預料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不

若勸其終隱免致實不副名貽笑斯文

吳與弼爲翁奪田禡冠囚首跪訟公庭張廷祥切責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

萬閣老陰痿有一吉士自譽善醫具藥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侄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僚與通善寄一篋封緘甚固夫人命啟視上舊衣下皆土擊夫人大怒令通携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鳥御史挑土中書

廢子張昇論劉吉十罪御史魏璋阿吉意劾昇左遷
世以吉耐彈自爲割棉花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
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不告以故
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
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爲閣老餅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已使弘璧延款于家命題瑋鳩文祥奮筆作

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息

丘濬面檢毛澄廷對策云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
王質博學拙于文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
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
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何不對
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夜
不見人亦可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
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陳笏川以貢爲儀封簿當道甚重之某道長曰某爲
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于陞轉正如衆口鑠金
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李東陽與劉瑾有舊奉朝欲攻瑾東陽泄其謀因得
預爲之所既而劉徒謝遷去位東陽獨被劾出二

公瀕行東陽祖餞歛感泣徒曰何用今日哭爲使
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

王守溪云劉瑾之橫士大夫無耻者因之求進或竊
其勢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膏曲從過爲諛
佞以求自全蓋前指焦芳劉宇後指李東陽也

袁海叟長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詩世尤傳誦李空同
曰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沿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暴

匠耳奈何令脫土擊也

吳思菴談及晚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趁夜
航船耳按航船中群坐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
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直
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
元美云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探觚未必能勝

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

之坐少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
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
一絕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
君自是閑花柳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魏芳矣稱鶴山之後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乃
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媪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張禹山感封邵變虎事作詩譏切冠裳楊升菴戲之
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

耶李思齊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

夏主李乾僭號正德正德改元馬家宰試選人題曰
宰相須用讀書人蓋用宋改元乾德事畿內閣耳
趙鶴督學東省過巖竟以此罷官江湖代之亦風裁
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湖又起風波
毅皇南狩一時詞臣將上疏諫大學士石瑄止之曰
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庶吉士王廷陳乃賦烏母謠
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

鄭端簡曉云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
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

韓邦奇作乃翁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
關漢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北人麤野乃爾

王槐野問王元美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也且苦吟槐野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兵侍魏謙吉居官濫暴拮克時目爲餓鴟乳虎

山西以喬白巖王虎谷王瓊爲河東三鳳楊用修曰

白巖虎谷二鳳王瓊爲一臬

文徵仲善書畫以薦起預修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
徵仲正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
殿供奉奈何辱我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送之出面對山不
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一元對曰山無好處
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謁相嵩嵩辭不見

公怒叱問者會道文筆題八曰公休矣天下
事當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嚴提學淹歲考一生呈白卷而出嚴批卷云孔子好
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謝榛以詩遊公卿間宋布衣登春唾其詩曰彼津津
諛貴人巧活者亦稱詩耶

趙清爲齊河令有二宦居間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
罪兩宦相謂趙公遇我誠不如牛清聞之曰牛無

私若有私若誠不如牛

徐宗伯學謨曰張江陵不服憂詞責四至今江南士大夫出入郡邑亦何嘗服憂也獨罪彼哉

李卓吾曰商賈挾重皆冒風濤之險受辱閔吏忍垢市易必交結公卿始可收利遠害然安敢傲然坐公卿上哉今山人者名爲商賈實不持一文稱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良可恠也

堯君中條公見寅錄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壽宰執

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
馮具區云余平日最喜持惡文相譎求佳評者

王鳳洲云近來貧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累富家兒不
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靖衣換行卷
詩題尺牘俱稱子鱗伯玉寃之尚未識曰以此矜
其道之尊挾其知之厚獨吾郡與歙縣尤甚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旣云文選何故
有詩張曰昭明太子制作于僕何與曰昭明太子

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屠長卿曰稱炭數米時翻名理于廣筵媚竈乞燭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柴和衆作務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

三國世說新語卷之八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假譎

袁凱忤太祖詭得風疾 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

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瞠目熱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曰凱誠風矣置之

園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逮妓悉妓擬毀貌以

徃一胥曰 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豔服或可

免耳妓從之比入見 上命戮之妓解衣就縛繪
綵珍寶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胸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我見猶憐何況彼奴卽叱放

况鍾歷陞蘄州守初視事爲木訥胥持文書上不問
當否便判可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侮鍾亦
唯唯月餘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宣勅中有僚屬不
法徑自挈問之語于是吏民震慄

陳謬爲人劄介然賦性詎譎嘗且諫 文皇命爲坎

瘞之歎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爲火驚所苦問其
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
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錦衣門達摺據袁彬數十事下獄拷掠軍匠楊暄上
疏論救并逮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陽應曰諾
請會多官廷鞫我自對衆言之達遂以聞命中官
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
妄指他人此實門指摺教我扳指也達失色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
土地祠爲業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徹祠
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
再乃謀于叅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叅推助之
乃以其家爲祠而移其業于祠址後生榮爲相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訴其于于
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子
辱于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請諸內臣
諸公有言乃曰 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浹洽不
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
更不召見矣諸太監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
謀至論止呼萬歲而已反見說誚

寇深微時見群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佯與款曲盜喜
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
書朝廷盜黨欲殺臣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園子監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詔及中官都御史誤啟其封懼
以咨雍雍請譙中官解之明日僞爲封識藏舊封
于懷俟會間令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啟之讀
數語卽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
卒謝罪中官反爲救解歡笑而散

劉定之母實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爲異制以諱久之
失乃作一大龕中懸一軸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
代考妣五照親踈神魂席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鈔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疑其
亡矣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卽出城按問民
大駭競從之令密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宸濠慕唐伯虎書畫以金幣聘之伯虎往觀濠有反
狀乃陽爲狂寧使至箕踞謾罵至露其穢濠曰孰
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歸二年濠反

王晉溪在本兵適湖州湯麻九反巡按以聞晉溪呼
賈本人至部大言曰湯麻九只須本處數十火夫

縛之何足奏報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隄備
時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查處錢糧晉溪請密敕許
公討之出賊不意擒斬無一脫者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
在坐濠言時政缺失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
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
若有伊呂何患喪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

王文成恐逆濠急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假寫都憲楊

公火牌云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
西公幹將發叅謀賈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疑否
對曰疑則不免王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錢寧有寵于 上欲交歡何大復間持古畫求題何
不肯第曰此名畫無汚吾題

王叔承母夏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珮藜霍耳而獨

不能忍酒詭說母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
之母悅爲進一觴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
松議允當可行乞遷爲山西叅政自行所言然不
委兵政不給儲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支大
綸曰是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亡
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校二十人至嵩家索

所賂金當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謝乃悉遣之
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
于入夜持刀劫賜金去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
追至鄱陽湖獲之諸校悉論死

分宜罷歸延客席上能飲者五人命取大杯其子進
二燒金磁爵命更添谷曰無美乃出常瓦爵觴客
後其子誅公涕泣及閤抄沒案籍北面稽首曰臣
負陛下矣不復哭

虜將陷石州城州人其自焚其臨街房併宅內數間
虜以爲經掠過者竟不入

世廟雖靜攝好鈎察外事獄中一語動錄以聞謂之
監帖守者詭語進帖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束

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上竟信有 吉釋歸

曾銃督三邊日忽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
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己虜擁視門外人
畜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齏粉

黜免

危素仕元爲學士承旨 高皇雅聞其名仍爲弘文
館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靜坐危素至履聲
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將謂
是文天祥遂謫居和州

高廟禮徵老儒錢宰修纂尚書宰微吟曰四鼓黎
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
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 上曰昨日好詩然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愧謝未幾道還

憲廟升遐內監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蓋萬閣老所進者 孝宗遣懷恩袖

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復令懷恩將科道論

劾既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猶無去意恩令摘

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歸第

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曠文辭恠誕爲丘文莊所黜

識者謂文莊之黜桑悅無辜歐陽修之黜劉幾

吳匏菴爲吏侍時蘓州太守朝覲往見匏菴首問曰
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所對匏菴曰太
守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張憲與徐有貞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歡甚張有詩云
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糜二十年徐見之曰吾
心事君已盡言矣

鄭淡泉云近時部屬科道但改入翰林及官僚者千
萬指摘十無一完卽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避峻

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衆口

尚書石璞鄉人有爲典史者璞往其家陳列銀器金
杯十餘問曰汝宦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
曰才民訟我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馬能
還鄉里哉

世廟見鱗行地問何物左右以鱗對取看背有字曰
桂萼張璉跡其故乃大監崔文所書謂二人橫行
也文謫南京

儉嗇

成祖渡江解縉胡廣楊士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使人覲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乎

桃源楊褫位同卿冬間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本乃分給住房諸買米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看卓餅錠必收日分給兒媳可抵饔飧

太監張永用事欲矯劉瑾齋侈之弊以窮苦魚菜四

字爲題李東陽楊廷和各作詩以獻東陽爲窮字
詩析點畫爲句極工巧求大悅刊印傳之未幾流
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

吳康濟遊武夷過道旅索宿錢主多三文堅不與或
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
日移亦移

胡三憲督浙宴織造中貴及李相國子元女伎二百

侍飲至暮胡貺中貴曰天子法錦皆在公乎遂之
纏頭耶中貴袖五金爲賞胡晒之李僅賞一金胡
大笑曰相公子薩覲乃爾擲諸水而代之賞

穆宗升遐言都國喪畢侍郎某者遣役從京師回欲
犒賞之乃出白紗帽曰此亦難得之物可將去

汰侈

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征鄧茂七道經唐東某村見
居民以鐵爲牆問之知爲鐵牆陳氏二公入其家

盛饌相款犒軍牛酒皆徧其堂以文木爲柱白金
爲碑碾玉爲四龍承其梁几案栝栳亦加金玉服
玩極天下之巧以鉅萬計且藏甲兵壯士千人防
盜賊金公惡其僭奏請其貴法書名畫至不可盡
但揭絹素而已有司錄其增數月始盡

吳人錢暉園廬之勝甲于江南嘗築亭池亭亭四
空綠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賞以土上種名花作
高鼻觀日所至牽而陸焉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及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

方秘書搜其家得納贖簿籍一帙中云某送黃米
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詢
左右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
米卽銀始悟廣贓濫

王振貪婪無厭嘗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金者始得
一醉飽而出

王文恪之子延誥性奢豪治大第多蓄伎妾子女出
從群奴數十皆華服盛裝珠玉寶玩專講審器法
書名畫價值數十萬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
飲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中門門啟則健婦舁
之美妾列坐二十餘人各挾二侍女群飲至醉有
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引入室復醅飲乃寢
王維楨偶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將宴客畱王飯且
曰能少畱以待諸公之集乎顧視兩廊綠牕朱戶

坐而理絲韻竹者皆家姬外舍黨綠者二十餘人
皆徵妓主托故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王廷陳謂某日君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樹曲房綺
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義和旣逝
蘭膏鬪輝逸興狎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邊纒
絕俠氣溢于四座餘歡庇于胥輿斯貴人塵麗之
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胡宗憲督浙值迎春張宴召客選女伎二百侍飲每

十人則以佳者一人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傍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歌呼譁襲至暮張燈火數里鼓吹絲竹震天女伎夾道跪送傳呼不絕

張泰岳即第後一池廣十餘畝種蓮不甚茂錦衣諸大帥合醵買蓮花千餘盆賂守池者值張入朝而布之朝退請觀蓮花張領之爲一會舉觴

王世貞曰嚴世蕃當籍有金絲幃金溺器金鑲象牙觸器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

忿狷

陳都憲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卽怒叱從者擒挈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狀少頃侯其怒解稟問挈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爲勸卽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以自警及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

長洲士人繆讓以懷挾爲府尹顧佐所辱次舉讓爲解元顧公慙慰諭之後公長內臺讓爲御史復謝

曰昔年之怨幸勿介懷讓厲聲曰今日讓苟有罪公宜正讓公有失讓亦當言矣以舊怨爲辭

英廟愛韓雍之才被命鎮邊陲辭上微恙臥便殿特召至榻前囑以邊事其眷寵至此雍失意家居不與嘗曰英廟若在吾豈淪沒至此耶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公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縱橫去容清方

于謙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高毅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毅不容入寢偏寵
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詎循掀案
作怒以一捧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
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
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峘陸容稱之曰生峘陳
公一怒之力也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平因建白
數事爲衆所傾謫開平宥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

者翼猶瞑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一回回持斧
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鞫問云寺
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
經年推運勞苦是以仇而殺之無他故也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以
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
徐謂家兄居恒相念若但得一書吾當爲掃地療

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揚走免唐遂
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惜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
叩九關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
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輾輾然東西
馳也余然後爲生抒煩懣乎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萃吾門或
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債三兒好色老人言

不聽惟有怒氣填胸而已

李于鱗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
詩何人于鱗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
之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秦廷善性憨恠每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
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
几已碎其八柰何復爾秦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
汝與秦檜通姦故相爲至此痛搥之

讓險

魏觀守蘓欲復府治兼䟽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
與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
據臥龍街西卽舊所謂錦帆涇也

洪武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勳臣不平進曰此輩善
譏訕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妄知之 上由是覽
天下所進表箋惟禍者衆

黃淮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

在東楊對曰淮素病瘵瘵能染人有 旨免奏對

王振欲弄權畏 太后不敢顯譖閣下會閩臬廖謨

杖死驛丞東楊欲坐償命西楊欲擬因公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曰二楊皆私也償命過重因公

過輕宜對品降調竟從之

英廟命修撰岳正入閣石亨張軌遇之左順門愕然
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軌請爲

誰上曰岳正但官小耳因奏曰欲陞正其甚為難
試之未晚亨軌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或告李文達曰葉盛自負其文嘗嘗公文未善善賢聽
之未幾以韓雍代盛勅曰無若葉盛之級降也

戴文進畫本朝第一 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
紅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紅最難着文進獨得古
法入妙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鄙野
上扣之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

大體 上即揮去

徐有貞以迎復功進閣坐陳循諸公不軌榜示天下
且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只得置足下于末矣
徐有貞寵幸宮中末務 上必咨之曹石欲傾其權

當令小豎伏御溝竊聽備書其語于冊 上嘗欲

立舊宮人爲妃有貞力言不可小豎以報曹石達
于 太后曰有貞誇于外舉朝皆知之 太后因

謂 上曰南人輕薄宮人喜彼亦自誇于外 帝

乃以爲賢耶。上默然有貞遂得罪。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卽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卽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上不悅

于謙爲本兵薦其屬王偉爲本部侍郎偉每伺公過誤畧奏一日景帝召謙授以偉奏謙出偉下堂

迎問曰今日 聖諭某事謙笑曰某有失處賢第

面言未敢不從曷忍至此出奏示備局踏無地

楊廷和劉忠陞南亞卿忠曰此行別劉瑾否廷和曰

不可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

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歐忠

都御史彭澤嘗懼朱寧曰吾恨不手刃此奴司馬王

瓊諾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乃匿寧屏後澤

過瓊瓊激怒澤復大罵寧啣之

陽明平逆濠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
上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
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又曰此時若有一孔可
竊負而逃終身長往不悔矣

世宗怒曾銑議復河套開邊釁欲誅之實無殺其言
意也會嚴嵩與言不相能遂授仇鸞意令以復套
事論銑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官員律俱論死

世宗末年西死造新閣督工尚書趙文華應之緩

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寔問曰誰氏第也
一璫曰趙尚書新宅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
渠亦何暇爲 上新閣 上恨之尋逐文華

世廟以上柱國加夏言言受之乃加嵩高辭曰人臣
無上臣不敢當蓋陰以攻言之僭也

徐存齋致政歸值誕日願中翰善畫第一月之力繪
一圖贈之題曰泰山喬木懸之中堂有譜者曰得
非泰山梁木耶徐卽撤去

尤悔

永樂間西蕃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
師 上曰豈無一人當其學者左右以僧德琮薦
亟召至各坐高几辨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
如注水琮訥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諦字之義應
之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及覆數千言曰此而不知
焉用稱學胡僧羞恚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

皇明世詩新語卷之六
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慙悔
周憲王獻戲曲百本于朝宣廟擬賜白金輔臣曰
藩王獻書籍文章當資此今以傳奇獻非親親輔
仁之義也賜優衣一襲嗑瓜一枚王大慙悔

景泰間命修續通鑑綱目丁叅議宋尚寶忿其語口
陳緝熙遠成一詩末云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
書開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謝曰母更貽斯文笑也
景泰間選內侍七人于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翰

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溥學示
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今又何以見屬
耶內閣遂推呂逢原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
讀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錢始大悔

劉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親政攬權封事
鍾爲妻泣勸乃止劉遂獨舉死于獄未數日鍾病
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 憲廟奇之

祭酒費問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
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宜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
日爾言是棕棚卽拆卸矣問聞大慚

章懋爲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薪粒不至將往求之
公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柰何憂形于色
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且實謝罪

梁孟敬號石門一士人筮仕得巖邑謁梁請教梁曰
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士人退曰議論平平耳

越三年竟以不檢罷歸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楊循吉言詞老且貧嘗識伶減賢爲上幸愛薦之上
詔起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稱旨然賞無
異伶伍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

宸濠將反婁妃泣諫不聽旣就擒檻車牀上與監狎
官言往事卽痛哭曰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用婦
言亡家國悔之何及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引爲

重不數載自知府擢至大司徒璣自以爲瑾所引
居常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輒醉不對

魏水洲曰張羅峰爲相當大察事竣檢篋中僅得葛
四疋余居諫院三疏糾之嗟嗟此余少年事以今
日時事觀之卽三薦其賢亦不爲過

李于鱗語王元美曰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吝以目攝之李遷曰吾誤矣有仲尼必
有老聃耳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約同死難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景修
自縊後解縉爲墓誌楊士奇爲傳謂其子曰使我
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宣廟命陳循作御製壽星贊落句云宜壽域今同
升南楊欲易壽域二字未就遂進之中官問西楊
曰壽域二字如何荅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
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荅曰好詩中官曰先

指壽域爲未當何也南楊默然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視日以賜

若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儉敗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
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尹旻借卿貳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
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
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

劉主靜見鬻書者有崔氏春秋曰常見呂氏春秋不
知崔氏亦有春秋急令人往易乃西廂記笑斥之
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黥刺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
立綽楔于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戶部
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天順間錦衣門達得上寵桂廷珪爲達門客私其圖
書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爲江洗馬之壻任松陵

驛丞亦圖書云翰林東床時傳爲的對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

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床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毋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李文正嘗得良馬贈陳愧齋公騎入朝婦至門成詩二章恠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

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
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

葉處任兵科應詔舉將官有以陳旺告者正統中尚
書黃福薦之不果用今猶在陝中也盛躍然薦于
朝曰福名臣所薦必佳士後旺以賊敗訊之人曰
旺不爲黃尚書所容薦者乃他尚書耳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
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

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接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棹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摩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肉食謀國乃有此輩可發一嘆

黃才伯好講學嘗作詩有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知

花歌落梅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

劉瑾欲害楊一清頓李東陽力救深德之東陽病劇以諡爲憂一清等就問曰國朝文臣未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頓首曰荷諸公矣

逆瑾竊政放逐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出錦衣牟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耶

劉太常介繼娶美豔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

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
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強輿歸矣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常熟
周本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本問安父不應
頃之又往曰周本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
何用問爲時人取以爲對曰周本問安獻章求嗣
劉生好誇詡嘗往吊錫山鄒氏客叩之曰公來何暮
生曰昨泊舟不意與顧狀元相值延入彼舟聯句

夜半得息是以寔耳頃之顧九和至生不識遽問
先生何姓客曰此卽夜來聯句者生亦不慙

屈中丞總浙憲歸安令坐事懷三百金求解公叱之
按治愈急會以遷去解後公在淮漕令以御史過
淮執屬吏禮甚恭公宴酣忘其人爲言平生無毫
髮過處嘗斥一縣令金至今耿耿不忘御史色沮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
亨管見 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

天子改爲萊字高郵

州學正夏有文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慧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
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養魚則不死雷
曰吾乃知熱水之可養魚也

鄒智以四川榜首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
以其省榜首告之隨問貴省牌坊銀榜首視平中
舉人有厚薄否鄒大失望卽托頭疾謝去

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楊州儀
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

某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偶語吏曰當如何守
曰前後不露邊圈不覺自笑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
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爲
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卽緘幣求英公英

皇明世說新語
卷之八
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于人云英國當朝第
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蘓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
隨耶沈知另爲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柰絹短少
畫前驅守曰今亦足矣

豐禮部坊嘗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
是嘗笑公文者卽大怒設醢誑之上帝凡三等云
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

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或布衣
沈爲首三等則鼠蠅蚤虱蚊也

王相國荆石宅憂其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
公爲啟聖夫子王却之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
小厮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
今復有恠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
家不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

下牛馬走至曰湖海生形浪生神交小子未面門
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不堪俸腹

張江陵當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敗衆亟攻之以
覬殊擢太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市等耳
高拱新鄭人忤首相順天主考卽以放鄭聲速佞人
爲題支大綸曰不知高再出時兩人何施顏面

江陵久疾京師文武俱設醮祝釐有再舉三舉者一
中水誇于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今膝腫矣

惑溺

國初楊憲欲擅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觀
其從遣凡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桎入謁
安以押示之桎卽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桎爲翰林侍書

楊文貞子穆惡狀已盈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請省
摹以欲制其子也穆知每驛途中先置所親舉穆
賢復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穆耳穆復迎

皇朝詩話卷之四
于數百里外，氈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
文貞遂疑文端妬已，還京卽出之吏部。

劉憲家馬捷于犬，犬大于馬。婦作男裝，男作婦裝。

太監劉瑯嘗建玉皇閣于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
守備奪人玉繚環，值百鎰，乃給之。曰：玉皇好繫玉
繚環，守備卽出之。亡何方士，并丹鼎竊之而逃。有
滑稽者作詩刺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
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繚環。

廬江縣有監司某者謝事歸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其
夫人戲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
化不須謝夫人曰何獨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
我有仙風道骨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
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未幾方士竊丹昇
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丹士赴蟠桃會未知其騎
黃鶴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李文達云予少見掛佛老像者卽斥其非以爲名公

必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
室問之曰佛堂也方駭嘆已而見石首先生堂中
高掛一幅乃觀音像不覺失笑

石彪克遊擊巡邊知都督張忝家有一古瓶索之不
獲百方窘忝其子告忝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
僅百金耳忝艷然曰爾非張忝子矣吾豈吝百金
顧此瓶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爲權責失之卒弗與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恠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踞

喬木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于隙間窺
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出都穆乞伊者
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

李西涯躑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曰詞翰
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
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
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張廷采聞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在陳惟允家往觀之

臥其下兩日不去曰斯世不復有此筆也

歐陽必進分宜兒女親也素爲上所厭惡家宰缺

嚴示意會推必進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啟

內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從之

時張九一爲吏部郎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王

介甫不足道也

趙文華以平倭功賞薄移疾請歸帝怒日止封限

內乃敢稱病司禮監試覘之真耶僞耶及小內監

從文華箕踞暢飲內監曰 上令我來視疾君疾
云何文華乃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耳何疾

歛人蘇丑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
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

張元禎語陸深曰予自少登朝見士大夫三變初講
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矣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
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近見士夫因失官憤懣而死亦惑矣

穆宗在 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

敢請用甚窘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忻然受之命戶部卽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子兒行金于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真膽大于天楚中有篤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

佐陳

景泰間徐有貞垂涎祭酒 上不許意爲于謙所阻
深恨之天順復辟遂坐謙不軌 上猶豫良久有
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何名

馮益附曹欽欽反并逮時欽已死惟 賀氏爲証益
故爲自異醜詆賀賀曰馮先生不 多言昔欽問

先生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 生云曹操乃
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命妾 媵今何諱之

丘文莊少時求婚于上官黎氏黎曰是子欲結姻于我耶不許文莊後作鍾情麗集誣黎女與人通黎亟以三百金囑書坊毀板其本已遍傳矣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不允以直爲之翼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襄憲王入朝欲言于上復用徐有貞偶李文達從容謂曰李先生辦事辛苦何不召徐有貞來相助

李對曰若有貞再來便是王安石復相

李夢陽與江西右轄鄭岳言語相激逼謀宸濠遂執岳左右拷掠逼供無名贓私若干奏黜岳爲民時謂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爲士論不與

張璉等力詆費宏疏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言臣等旣不能積誠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阿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鄭汝泉云乃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傍

方叩頭。自西楊薦陟。洲芳洲嗾人訐西楊
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
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爲石總兵晝奪門之謀。石
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本嘉貴溪亦頗類此。

及至洲入相。座師陸儼山尚爲詹事。坐次不便。夏欲
以南禮侍處之。陸曰：等三品耳。何堪侍坐。陸卒贈
禮侍。夏曰：老師生前不屑侍坐三品。今竟侍坐矣。